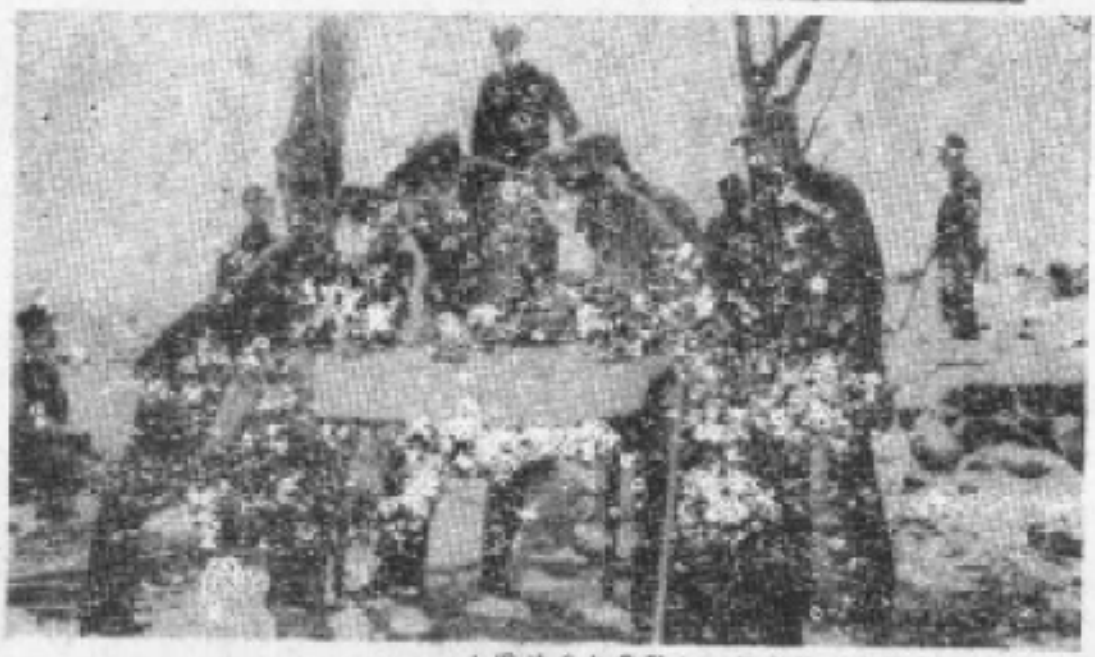
YU184412

第六战区司令长官
孙连仲在抗战前线





在阵地与两位军长研究敌情



正在以电话指挥战斗

上图均采自曹聚仁、舒宗侨：《抗战画史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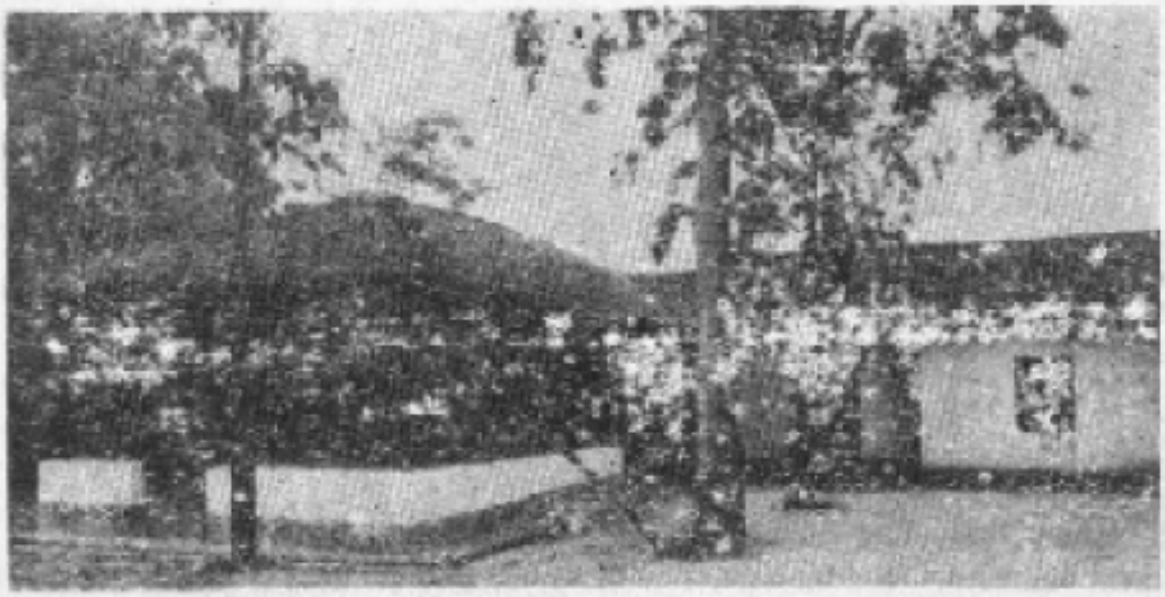
恩·施·今·昔



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——恩施舞阳坝鸟瞰



今日鄂西自治州农业专科学校教学楼



抗战时期的湖北农学院教室（即今农校内）

（图片均为鄂西州政协供稿）

鄂西前哨——宜昌三游洞

一九四〇年宜昌市区沦陷，但屹立于西陵峡口之三游洞，始终为我军扼守，敌军曾从陆海空三面猛攻，巍然未动，直至抗战胜利。



馮玉祥將軍在三游洞亲笔題词的石刻



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題词



石埃、张难先題词

（图片均为宜昌市政协提供）

目　　录

回忆我的父亲——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……孙惠书（1）
对第六战区长官部机构人事的点滴回忆……肖润生（6）
追忆第六战区政治部……郭大风（11）

我对湖北省临时参议会的零星回忆……李振凡（32）
忆在恩施的湖北省临时参议会……悦琴华（35）
湖北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概况……何　斌（39）
我在担任一女师校长期间当上参议员的回忆……段奇璋（42）

恩施时期的湖北省会警察局……吴顺乾　高远瞻（52）
湖北省党政军年终检讨大会见闻……吴先铭（58）
严立三力主修筑鄂西、北人行道的经过……马季文（65）
陈诚主鄂施政见闻点滴……朱立清（71）
我在湖北妇女行列中……皮静英（75）

回忆五峰山湖北省立教育学院……陈友松（80）
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在恩施建校始末……万汉民（89）
湖北“国师”的“文史学会”……刘先枚（93）
回忆“国师”的学风……向淦之（94）

我与湖北农学院……**曾泽良**（98）
忆在恩施的湖北农学院……王淼森（107）
创建湖北医学院的前前后后……**朱裕璧**（112）
我所知道的湖北医学院……**何钦圣**（119）

我和湖北省立医院……**杨光第**（126）
抗战时期的湖北省立医院……何钦圣（132）

抗战演剧六队在恩施……**刘斐章**（137）
回忆在恩施的一段战斗历程……**刘乐扬**（149）
战时恩施文化生活见闻……**秦　敢**（164）
抗战期间创刊的《新湖北日报》……**李继先　吴志强**（173）
在恩施《武汉日报》工作的日子……张　泉（182）
湖北省图书馆西迁经过……冯骏祥　罗选荣（187）

主持湖北“五高”校务的回忆……**郑万选**（191）
回忆湖北省立高级商业学校……吴乐玉（203）
我在“一女师”的片断回忆……胡贵先（207）
在恩施创办的湖北省实验中学……**何　斌**（209）
宣鹤“联中”经历记……丁　超（213）
在恩施办“省会小学”的点滴回忆……吴克屏（218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回忆我的父亲——
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

孙 惠 书*



孙 连 仲 将 军

一九四五年，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，正值我在成都齐鲁大学文学院毕业。恰巧这时父亲因公从湖北恩施至重庆；因为我们经年没见面了，他大约是对我有些思念，便趁此机会派人来成都接我至重庆相聚。

早在一九四二年冬天，父亲奉命从第五战区辖区的河南南阳调往第六战区的恩施，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代理长官

职务；所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将军继任。他这次调职，仅有几位高级幕僚同去，连他自己多年培养的部队都没有带去。一九四三年六月，鄂西会战结束后，父亲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。当时的副司令长官有吴奇伟、黄琪翔、参谋长是郭忏。同时，原属父亲多年的第三十军鲁崇义、池峰城部队也调到鄂西。一九四四年初，常德会战胜利后，郭忏升任为副长官兼参谋长，陈继承、黄琪翔、王缵绪，还有周岩，都是副长官。



从重庆到成都来接我的副官私下告诉我："长官有时情绪不佳"。于是我这次去看他，便感到有些惴惴不安。记得他驻军河南南阳时，暑假中我与兄、嫂从成都去看望他，还陪他打网球，和他说笑毫无顾忌。他高兴起来，在河南曲子戏劳军演出散场后，居然在临时搭的戏台子上打上十来个"旋子"；有时骑马出巡，还让我们看着他飞跑着纵身上马。这些往事，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。

抵达重庆，我们见了面，他知我学业已告一段落，颇为欢喜；但没有象以往那样开怀大笑，老是叼着烟斗，似乎在想什么事情。

在重庆的几天里，我们一同住在歌乐山蒋鼎文先生家中。蒋先生不在家，由夫人接待我们。空下来时，大家免不了谈谈时事。有一天，父亲公干回来，显得十分高兴，告诉在座的人："日本军方有一名代表，由六战区转送到重庆来了。他们要从中国退却，抗战该结束了！……"大家听了，都感到有些喜出望外。

还有一次，我看到父亲一人在屋中，似乎闷闷不乐。我大着胆问了问原由。他似回答又似自语地说："让我主持华北的军

事，由河南向北进攻，又要和共产党打仗了！还要我兼河北省政府主席。我做过两任省主席了，对行政毫无兴趣，再说以后当主席，等于是中央的办事处，凡事作不了主，可责任大，干不了啊！”那时，我虽不审时势，却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人又要打自己人，父亲遇到了难题。



第六、一、五三个战区军事会议后，孙连仲与卫立煌（一战区司令长官），李宗仁（五战区司令长官）合影。

在重庆小住几天之后，他就带我乘专机飞抵恩施。

第六战区的长官部位于鄂西恩施的群山之中，四周层峦叠嶂，气势磅礴，依山坳而建的白色房屋，高低错落，醒目有致。屋前平平的宽阔地带是一个网球场。人们说：“仿公到一处，建一处网球场”，这是名不虚传的，可是，我这次到恩施，却没有看到父亲打过网球。

在恩施，我比较熟识的，有几位前辈：长官部中将参谋长张知行先生，他原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，性豁达，敢于直言，精通军事学，素有“儒将”之称；中将参议（后任秘书长）张志韩先生，他曾任贵州省教育厅长，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学识渊博，尤擅书法、棋艺，与父亲虽为新交，但颇相投。还有中将参议阮玄武先生，也是常与父亲促膝交谈的将军。他们对我很为爱护，帮助我增长了很多知识。因而从他口中得知了不少关于父亲

接任六战区长官职务后，指挥对日作战的情形。

一九四三年四月，日军发动了对鄂西的大规模进攻，一面猛攻石牌要塞，一面以大部队沿江迂回鄂西山区，似乎要直取恩施。由于情势变化很快，最高统帅部原来部署的命令已不适应；父亲当机立断，命令变更行事，并说："将来上面降罪，我负全责。"这样一来，日军预谋作钳形歼灭我军的计划未能得逞；终于赢得了鄂西会战的胜利。

张志韩先生告诉过我：一九四四年的常德会战，情况是非常艰险的。之所以能挫败强敌，主要是父亲沉着坚定，敢于硬拼；在台儿庄大捷中是这样，在鄂西会战和这次常德会战，更是如此。当两军相接的紧急时刻，父亲一面听取战报，及时指示机宜；一面与秘书长等人谈笑自如；并且坚留他们，不让离开。等到战事获胜之后，则说："你们立了大功！"众人不解地问他，始知父亲认为"作战指挥，最怕心绪不宁，精神烦燥。若有二三好友，谈谈笑笑，使头脑始终冷静轻松，指挥就不会凌乱，这是制胜之道。岂不是你们立了大功！？"所以大家背后无不赞扬，父亲临危不惧，指挥若定的大将气概，

还有两个事例，也是张志韩先生告诉我的：

常德会战打响后，父亲就亲自到湖南桃源设立了前线指挥所，就近督阵，增强爱国官兵的斗志和信心。有一天，父亲刚从桃源指挥所回到恩施，中央通讯社主任徐怨宇来访，张志韩先生在座；父亲正向他们介绍战况和已经作好的部署；突然电话铃响，王缵绪从常德外围打来电话告急，说是他的正面，敌军攻势太猛，我军伤亡太重，要求后撤。父亲听完报告后，对王说："治易兄（王缵绪的别号），我们是老朋友，打仗就不能讲这些了。我已经对你说过的，就照那样办；顶住！顶不住，我是要按'规矩'办的！"说完就把话筒放下来了。王缵绪是四川著名的老将军，也同父亲一样是上将军衔，当过四川省主席；这时的职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是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。平时，父亲对他是很尊重的。可是到了对敌作战的关键时刻，父亲一丝不苟；他对王说的“按规矩办”，就是按军法从事，决不循情。

父亲平时对士兵非常爱护，从来不打骂。但是士兵必须严守军纪。有一名为他开了多年座车的司机，在恩施同一位民间妇女有不正当关系，经他察觉，立即关押，要处死刑。后经许多人说情，仍然关了半年，最后开除。还有一个守护电话班的卫兵，只以为职责重要，对误入禁区的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代主席朱怀冰态度蛮横，缴了朱代主席的手枪，还要追打朱怀冰。父亲知道了，马上将这名卫兵和警卫营长禁闭，并下命令枪毙这两个人。最后还是朱怀冰一再亲自说情，才未执行。

我这次到恩施，不断听到关于日军已经趋于穷途末路的喜讯，同时也看到父亲时时露出喜形于色的乐观情绪。有次，父亲说了一段抗战的插曲：每当一场会战开始之前，在敌我各自据守前沿阵地上，双方互以机枪对射：日军用的是点射：即，“啪—卜—啪—卜—啪”；我军用连射，即：“啪、啪、啪、啪……”。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以后，召集官兵训话，指出：在敌我双方防守阵地时，日军用点射，声音好象“怕不怕？怕不怕？”我们的射法就象是“怕、怕、怕、怕……，”不但浪费了子弹，而且显得气馁；今后我们应该回答敌人：“不怕，不怕……，”再反问敌人：“怕不怕，怕不怕？”前线官兵听了，当场捧腹大笑，一致叫好；大大地鼓舞了士气，效果很好。

不久，大约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前四个月，父亲又携我和一家人乘专机离开了恩施，飞到重庆，听说他曾向国民政府请辞河北省政府主席未获批准，只好去重庆组织省政府人事，并接了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；我随即也与他分别了，回到成都。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职务则由孙蔚如将军接任。

一九八六年四月于北京

*作者现为北京市政协常委、民革中央候补中委、民革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、全国妇联执委。

我对第六战区长官部机构、人事的点滴回忆

肖润生*



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后，日本侵略军集中其优势兵力先后发动随枣、鄂东、沙宜会战，在宜昌以下的长江两岸和襄河以东地区一线，战斗不断，一九四〇年夏，日军挥向鄂北进犯。由于当时驻节鄂北老河口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判断失误，急将江防守军抽调两个主力军驰往鄂北增援，致使江防空虚，给敌以可乘之机，来个大回旋，猛向鄂西进攻，当时重庆统帅部急派政治部长陈诚赶到宜昌，临时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，指挥作战；并将在湖南整补的李延年第二军迅速调赴当阳、远安之汉宜公路左侧一线；调还在四川璧山一带整训的第十八军，星夜兼程东调到宜昌参战。陈诚临危受命，苦撑了几天，终以败局已定，难以挽回，宜昌于一九四〇年六月陷入敌手。

宜昌扼川江门户，是陪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。因之宜昌失陷对整个抗战形势造成严重威胁，为了适应战局发展的需要，介于第五、第九两战区作战地境之间，确有另划分一个战区的必要。因为洞庭湖西北滨湖地区及湘西、鄂西广大山区的地形

险要，利于固守：既可拱卫陪都外围，亦可伺机反攻，于是经重庆统帅部决定，将设于湘西的第六战区改组，并将长官部移至鄂西恩施，以陈诚为司令长官。

在由陈诚组建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，于一九四〇年八月正式成立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迁至汉口；直至一九四六年春武汉行辕成立，第六战区结束。我一直在长官部担任参谋工作。

历时五年多的第六战区，先后担任司令长官的有陈诚、孙连仲、孙蔚如三任；担任副司令长官的人选，升迁较大，就我记忆所及的，先后有黄琪翔、吴奇伟、郭忏、陈继承、王东原、王缵绪、周岩等；其中兼任有其他实职的，有黄琪翔（湘谷转运处处长），吴奇伟（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），郭忏（参谋长），王东原（湖北省政府主席）王缵绪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），周岩（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）。担任过参谋长的，先是朱怀冰（后调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），二任是施伯衡（后调任七十九军军长，最后一任（一九四一年夏起）是郭忏。

在战区司令长官、副长官、参谋长领导下的长官部各个部门，以及各配属单位，人事变动较大，就我记忆所及的，大致如下：

参谋处，是长官部的核心幕僚部门，处下设分管作战、情报、后勤三课（亦称一、二、三课）。曾任正副处长的人选，先后有刘云瀚、杨伯涛、戴勃、武泉远、谢士炎、康朴等；各课课长则有黄祥、高星垣、罗涛、徐世骥、王家朴等。处内设有一个办公室，先后由刘华先、严友良、肖润生等担任处参谋。此外，处下还设有一个“研究室”，是个科级的情报部门，先后由张振国、阮成章担任主任。

陈诚对参谋处正副处长人选（都是少将级）的任用非常严格，必须具有团长以上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军官，和陆军大学毕业

的学历，缺一不可。课长（上校级，还有个别少将级的），是要当过副团长以上的优秀军官担任。至于一般参谋，规定也必须是学过一年以上"养成教育"的军校和兵种学校和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的，还要有一定实战经验的队职人员担任。

军务处，主管部队的教育、训练、编组、点验、人事以及长官部的印信；先后担任处长的有陈春霖（少将）、张琪（中将）吴光朝（少将）等。处下设两课，曾任课长的，有张麟书，伍文集等。

副官处（后称总务处），先后担任处长的有孙家祁(少将)、黄壮怀（中将）、刘翼峰（中将）、随兆善（少将）、蒋虎志（少将）五人，处下三课，分管管理、交际、交通和长官部一切杂务事宜；担任过课长的，先后有蒋虎志、刘景荣、皮志尹、苏子孚、马穆昭等。

卫生处，主管战区所有部队军医处的医药卫生，一直由陈立楷任少将处长。在长官部内专设有一个医务室由高光述任主任。

会计室，（后改经理室）；由徐福海任少将主任。

机要室，初期由柳克述（中将）兼主任，内设两股：一股管文书，上校股长张铣；二股管电务，上校股长张启民；以后柳克述专任战区政治部主任去了，机要室未再设主任。

高参室，主要是参与战区各项战略决策的研究和制订军事计划的机构；但实际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，只是一个因人而设的供养部门。高参都是中将或少将军衔，人数不少。曾由刘古复担任主任高参。

特务团，为长官部警卫部队，建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，为配属战区长官部指挥单位，先后由邱行湘、傅锡章、徐世骐任团长；下属三个营，每营三连；还有工兵连、通讯连、迫击炮排。团部设有政治指导室、副官室、医务室。

此外，六战区配属的特种部队和其它主要机构有：

炮兵团，由孔庆桂任少将团长兼战区炮兵指挥官；工兵团，由黄德馨任少将团长兼战区工兵指挥官；通讯兵团，由王涛任少将团长兼战区通讯兵指挥官。这三团特种部队，建制都属军政部。

第六战区政治部，建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；实际归战区司令长官直接领导；先由柳克述任中将主任，后由鲁宗敬（先为少将副主任）继任主任（中将）。

第六战区兵站总监部，建制属于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，先后担任中将或少将总监的有陈步云（守锋）、白雨生、王铸民、秋幼麟、刘翼峰。在战区范围内，分设有不少的兵站分监部和兵站支部。

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，建制属军事委员会军法总监部；先后由冯庸、徐惟烈担任军法监，设有军事监狱。

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分会，建制属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。战区分会由陈诚兼任主任，会内设有党务，政务二处，分由刘旭辉、王彦夫担任少将处长。分会中将委员兼秘书（对外称秘书长）袁晴代行主任职务。会下曾于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一个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工作总队，由刘培初任少将总队长。这个分会和党政工作总队均于一九四二年撤销。

第六战区特别党部，于一九四一年成立，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，曾由刘先云担任书记。

第六战区军官训练团，先后曾由李明灏、樊崧甫、蔡忠笏担任中将教育长；白如初担任过该团政治部少将主任。

第六战区还有一个“道路破坏班”。道路破坏班前身名为“阻塞指挥部”，指挥官由柳际明中将担任。柳际明调任军长以后，才改组为“道路破坏班”。破坏班由班主任和工兵技术人员组成。我曾在这个“班”担任工兵参谋。

不论是“道路阻塞”和“道路破坏”，都是利用湘西、鄂西

地形特点，针对日军机动性大的打击设施，各部队在工兵部队的协助和指导下，选择要点构筑阻绝工事，和毁路还田，其作用是把可资敌利用的交通线“寸寸切断，点点孤主”，使敌人寸步难行，减弱其机动能力，达到阻绝歼敌的目的。

道路破坏班成立以后，除对各部队在破坏道路作业时作技术指导外，还对各部队加强野战筑城进行必要的指导。因此，曾在恩施母猪笼地区构筑了一套示范工事，让各部队派人轮流前来参观观摩，各破坏点都设置了一套预先做好的云梯、跳板等交通辅助工具，有情况时即把这些工具暗藏起来，或寄存民间；平时即把它架设起来，便于行人和农民来生通行，设施虽然很简单，但在战时却起到了阻绝和迟滞敌人行动的作用。我就是由破坏班调到长官部参谋处主管工兵参谋的。

（解云祥记录整理）

---

*作者现任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追忆第六战区政治部

郭大风*



第六战区政治部，就其驻地先后而言，可分为四个阶段：一、一九四〇年建立时的恩施西后街阶段，柳克述任主任；二、一九四一年夏迁至四川黔江吴滚水井阶段，主任是柳克述，后为鲁崇敬；三、一九四三年初重返恩施阶段，主任鲁崇敬；四、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，迁至武汉阶段，驻汉口中山路大华饭店（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旧址——"南洋大楼"）主任鲁崇敬。第三阶段，我较熟悉。三、四阶段，则知之甚少；因为那时我已离开六战区政治部了。

一、第六战区政治部设立初期

一九四〇年夏，陈诚重建第六战区时，遴选政治部主任，当时有柳克述、顾道鹏等四人被提名，最后决定柳克述为第六战区政治部主任。柳字剑霞，湖南长沙人，曾留学英国，战前写过一本有关土耳其问题的著作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当时国民党正倾慕凯末尔复兴土耳其的英雄业绩，加以知土耳其者不多，遂获土耳其专家之誉。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时，柳

克述被陈诚任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。接着陈诚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，邀请湖北三老（严立三、张难先、石瑛）入府参政，严立三以建设厅代理主席，同时以柳克述为湖北省政府秘书长，实际起着陈诚的影子作用。当时柳曾写过一本《政治学》，封面标明“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柳克述著”。以官衔代学位，因此我也不愿看其内容。嗣后，柳克述因与三老不睦，调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秘书处处长；曾由陈诚荐举，得到过蒋介石的单独召见。

柳克述为战区政治部主任时，同时还兼任着第六战区长官部秘书长。但因长官部日常公文业务，皆由长官部参谋长负责，秘书长虚有其名，以致长官部人员，尚多不知其为秘书长者。

第六战区治政部在重庆组班时的少将副主任杨幸之，湖南平江人，老政工人员，由渝赴施履新途中，覆车殒命。少将主任秘书郭骥，字外川，浙江青田人，中央大学毕业后，当过陈诚的秘书，后得保送英国留学。一九三九年归国后，在谷正纲当部长的社会部任人事专员（现为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委）。上校秘书赖正时，电务员出身，长文章书法。一、二、四组组长虚缺。第三组长张世爱，安徽合肥人，曾在军委会政治部任发行科科长。第五组组长黄玉琴，浙江人。还有上尉电务员罗恒和上尉副官等共七、八人，于一九四〇年冬由重庆首批到达恩施。

我于一九四〇年九月随第六战区长官部首批人员由重庆到达恩施。两个月后，战区政治部在恩施城内西后街成立，派我为政治部第二组中校组员。当时开伙吃饭，不满一桌人。接着陆续来人。第一组管人事，由中校组员何伯青负责；第二组管组织训练，由我负责；第三组管宣传，除组长张世爱外，有中校组员肖勉恒；第四组管经费，上校组长黄玉琴负责。各组按编制配有中、少校，上尉组员七八人。秘书室除主任秘书外，有秘书、电务员数人。另外还配属有一个警卫班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